

帝國邊陲的普世主義

葉明叡

美國 Emory University 博士候選人

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

台北：衛城出版社，2016年

吳叡人著

風之谷

台北：台灣東販出版社，1995—1996年

宮崎駿著，J. T. comix 譯

世界上的弱小國家、尚未形成國家的弱小民族，要如何在當前無政府狀態、現實主義導向的國際政治秩序中存活？弱小國家／民族的人民，又如何成為自由人？這是吳叡人《受困的思想》的主要關懷。本篇書評的目的，在介紹貫穿全書的「賤民」概念，也就是吳叡人對於台灣政治處境的評估，以及他提出的行動建議，¹並將其與另一部非典型著作——宮崎駿的《風之谷》原作漫畫進行比較評論。²《風之谷》原可被視為純然的文學和藝術作品，然而其故事中對於風之谷的刻畫和劇情鋪排，卻與二十一世紀台灣的處境有諸多可類比之處——他們都處於帝國的邊陲，須勉力在狹縫中求生。選擇此作品進行分析，意在利用透過故事具象化的思想實驗，將其中角色的政治處境和政治行動與《受

1 《受困的思想》是本論文合集，雖非每篇文章都有論及，但賤民處境之理解貫穿本書，可視為成書基調。本文針對此部分進行評論。

2 《風之谷》原名為《風の谷のナウシカ》（直譯：風之谷的娜烏西卡），作者宮崎駿，原作漫畫在1982年至1994年間連載於德間書店出版之《Animage》雜誌，後集結成七冊，中文版逐一於1995年至1996年間發行。與漫畫版相比，台灣讀者普遍比較熟悉1984年上映的《風之谷》動畫，但實際上動畫是依七冊原作漫畫中前兩冊改編而成，原作中有架構更完整的世界觀。行文中若無使用雙括號標記（如《風之谷》）而直接寫出風之谷三字時，指的是該部作品劇情設定中名為「風之谷」的城邦國家。

困的思想》比較，幫助我們更加理解吳叡人的提案。³

從《受困的思想》當中，可觀察出吳叡人所主張的，一種包裝於台灣民族主義、台灣自決建國之中的普世主義主張，一種透過台灣人集體提升、集體對進步本土主義的追求，才能夠實現的正義、自由和人權的普世進步價值，⁴也就是他說的弱者賤民的道德宿命。這個賤民宿命的理路，我簡要整理如下。

首先，我們認知到在當前偽善且自利的國際政治秩序中，在冠冕堂皇的普世價值宣言底下，弱小民族僅能在符合帝國利益的夾縫中或合縱或反抗，勉強維生，沒有獨善其身的選項。其次，我們認知到在地緣政治的條件下，台灣的未來與台灣人的意志只有次要關聯，主要仍是決定於美、中兩國的互動關係和實力均衡。不管台灣人要從法理上去爭論台灣地位未定，或是要從思想、理念上去訴求台灣是民主陣營的堅實盟友等，都不影響地緣政治的條件，也無法為台灣找到出路。第三，因為這種懸而未決的「現狀」(status quo)最符合帝國的利益，故即使台灣已實現民主、建構民族、並以「每日的公民投票」不斷確認共同體的邊界，台灣依舊不會是完整的民族、完成的國家。台灣，和符合以上的其他民族，就是當前主權國家體系下的「賤民階級」，除非帝國之間的關係有劇烈改變，或發生帝國瓦解等重大事件，弱小的民族和國家建構無法完成(60-68)。

身在這種處境中，賤民被迫習得普世價值的美德和民主治理的技藝，以「在不公正的世界中，創造一個公正的城邦」，並「照亮帝國的荒蕪與偽善」(71)。儘管這個作為不能撼動地緣政治，也無法讓賤民從賤民處境中得救，但能為賤民找到在精神上的解放以及自身「道德上的強韌」(71)，並讓賤民隨時準備好，把握任何帝國崩解的可能機會。

而賤民道德宿命的最終目標是普世主義的。面對歷史不正義以及延續至今日的國際政治秩序，賤民體認到，不義的歷史不僅是施加於自身的不義，也是

3 如陳思賢所說，不論文本的體裁為何，都可能有出現政治語言，供我們探索思想的內容和發展(2014:2)。

4 陳嘉銘分析，吳叡人那種透過特殊主義方法(民族主義、主權國家)追求普世主義目的(正義、自由、人權)的主張，與當代的普世主義者決裂，一如盧梭與啟蒙世代思想家決裂一般。在本文中我借用這個見解，並將之限縮於進一步分析吳叡人所提出弱者/賤民的政治藍圖(2016)。

加害者對於全人類所施加的不正義，並反思到，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固然深刻，但絕非人類生活處境的例外，如此，賤民將受害記憶轉化為道德能量，承諾自己、要求他人在未來不會重蹈覆轍。透過這個吳叡人所說的「救贖的普世主義」，賤民、弱小民族可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中團結起來，⁵ 聯合全球公民社會，要求帝國不再只是將普世價值當作掩護自身謀取利益的假面，而要使普世價值在全球真正實現（141–144）。

看完了吳叡人對台灣的評估，接著來看風之谷又是如何。宮崎駿為風之谷建構的世界，是人類自工業革命後累積千年的巨大產業文明，在經過「火之七日」戰爭後，都市瓦解、科技衰退、環境汙染叢生，對人類有劇毒的「腐海森林」吞沒大片土地，簡言之，一幅末日景象。儘管如此，匍匐活於其間的人類社群，仍不忘卻政治生活的本能，意欲貪婪、侵略、宰制他人。

夾在「土鬼諸侯國聯合」和「多魯美奇亞王國」之間，弱小城邦風之谷作為多魯美奇亞誓約盟邦，只能在平時盡量退縮在邊陲過自己的生活，然而隱世獨立只是表象，帝國征伐的棋局不會暫停，風之谷終究被動員捲入兩大國的戰爭殺戮之中。在故事中，宮崎駿給定了腐海這個無人能戰勝的外在條件，代表主宰一切、至高無上的神祇，我們可將其視為某種自然存在的普世主義原則；⁶ 而代表風之谷的族長之女娜烏西卡，則是受了神啟或是命定，能夠領會超越所有特殊主義、普世的愛與希望的角色，⁷ 因而擁有強大力量克服、感召一

5 吳叡人以台灣和琉球的關係為例，討論弱小民族聯合的可能。雖然在現實主義的理解下，台灣若主張與琉球結盟，勢必得罪美、日兩國，偏偏這兩國的軍事同盟關係，是平衡美、中角力、確保台灣生存的重要因素。吳叡人認為必須跳脫出這種「弱者相殘」的處境，採取康德主義立場，與琉球結盟，並走向「永久中立」（2016：225–228）。

6 或有人認為此類比不適當，但故事中的腐海正是被舊世界人類所創造出來用以消除土地汙染的科技創造物，只不過對故事進行當時的人類而言尚無法參透這點。故一方面，它是自然的，另一方面，他是人為的，一如普世主義。

7 這點從娜烏西卡從小就能夠與腐海的蟲子交流溝通即可看出端倪，她代表風之谷參與戰事、乃至繼任為族長後，面對加害者的各種殘忍殺戮，她的同情、悲憫之心，總是多於義憤和報復。娜烏西卡的真正對手，並不是與普世主義相對的特殊主義，而是使人們喪失一切努力意義的虛無主義。如第五冊末尾，娜烏西卡在被「虛無」說服後一度放棄希望，以贖罪心態準備就死（自殺），使自身成為腐海森林的一部分，最終為王蟲所不允，用漿液將她包覆，使她肉身得以存活、意識則進入離神狀態。之後，娜烏西卡在「森林人」瑟爾穆及其他夥伴引導之下戰勝虛無，在現實世界清醒過來，更加堅強信念、繼續為普世的愛而奮鬥（宮崎駿，1995a：140–155；1995b：63–96）。

切，成為周圍所有人的救贖；故事中的最終反派，位在土鬼聖都修瓦，代表舊世界人類以及巨大產業文明成果的陵墓及其奴僕，則是精於規劃和計算的現實主義者，他們算準環境既已被戰爭污染到人類無法生存，故創造出巨大的腐海森林，預計用數千年時間淨化環境，陵墓本身則被建造來保存舊世界的一切知識，等待淨化完成、人類重生之日的到來。

在我們生存的時空中，沒有如腐海一般握有最終審判權力的外在條件存在，也就是說，只有普世主義的原則，但沒有明顯的強制力來迫使大家正視它、受制於它，與它建立和解、共生的關係；也沒有一個像娜烏西卡受到天啟，注定要來解放眾人的人。而吳叡人認為，台灣人應該要集體來擔綱這個角色，對內解構多重殖民的歷史對立，走向「相互解放之路」(21-22)；對外凝聚所有自由的人類，走向普世主義的道路，而這也是台灣人想要保住自由唯一的出路。近年重新興起，至三一八運動後達到高峰的「台灣公民民族主義」浪潮，透過社會力自主、由下而上，試圖以自由、民主、多元價值為核心，讓公民情感團結起來的政治行動，或可視為此路線的某種實踐。

吳叡人擘劃的這個政治藍圖，一方面高度理想主義，另一方面也出奇地現實，「在大多數時候，對於弱者而言，道德乃是實際的必需品」(144)，只不過那現實的計算基礎是依賴某種理想的現實——做為台灣人，想要追求自由、正義、像個人的生活嗎？若沒有給這些理念任何價值，或用經濟學語言來說——效用，那麼對現實主義計算機而言他們就是零。但是要校正計算機談何容易？就連多魯美奇亞的皇帝，也是在臨死之前，才體會到作為一個人、而非舊世界人類奴僕的價值。陵墓可以許諾其代理人無盡的權力，舊世界人類的高科技、最有破壞力的武器、甚至人類的終極渴望——長生不死，但即使如此，代理人依舊必須是它的奴僕，自己權力再大也得身處它專斷權力之下。因此娜烏西卡拒絕了陵墓的誘人提案，她要的不是自己或是風之谷的短期現實利益（擁有舊世界人類的科技），而是救贖——個人、眾生皆獲得真正的自由。

但救贖的負擔是萬分沉重和痛苦的，在絕望中逼迫自己透視自己、看見沒有希望中的希望，知道舉目所見光明的虛假，知道寧願黑暗也要做其中的光（宮崎駿，1996：201），然後在一切犧牲都做過之後，仍不氣餒，仍愛著世上

一切事物。娜烏西卡是天啟者，才能夠承擔這一切，我們台灣人何德何能？難道我們也要有天啟者的覺悟？對吳叡人來說，他的答案可能會是：這是我們身為賤民的宿命，我們的美德、和我們的能力被環境所逼迫著必須自己培養出來，而我們若非有此覺悟，認清「冷硬現實，放棄一切幻想」（228），並走上這條「杳無人跡的世間行義之道」（155），救贖將沒有希望。

但對於沒有校正計算機的人而言，救贖無望便又如何？放棄了救贖，他們不僅能免於追求救贖必須付出的重擔，反而還能獲得利益、權力、榮譽，甚至永生（如土鬼國的皇兄、皇弟）作為自甘為奴的獎賞，賤民宿命的分析要如何說服這些人？或許我們只能推測，吳叡人的分析，目標不在說服這些已自甘為奴、墮入虛無的人，他主要的對話對象，是那些仍對普世主義價值懷抱希望，但尚未認清賤民處境，以至於對參與台灣人集體行動有所遲疑者；以及認為台灣人應該集體行動，但對於追求普世主義態度保守、不認同者。對於前者來說，吳的提案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現實導向的洞見，指出若要達成普世主義的目的，其方法則無可迴避，經由建立台灣人的主權國家，沒有主權國家的普世主義，只可能是應和帝國的偽善與荒蕪；對於後者來說，吳的提案指出他們混淆了方法與目的，若只將建立主權國家當作目的，卻不同時追求普世主義價值，最終建立一個不自由、不正義的國家，也只是產生新的壓迫，而非真正的救贖。

《風之谷》故事尾聲，代表人類慾望和舊世界科技的陵墓被娜烏西卡摧毀，戰爭終止，人與人、人與神和解。然而故事本身是沒有結局的，我只能想像——真正的和平到來，所有生命找到生存的出路，所有人得救。相同情境，在《風之谷》的世界中，若沒有風之谷的娜烏西卡，或許土鬼或多魯美奇亞另有強人出線，但他也只會受到誘惑，成為陵墓的新任代理人，重新開啟另一波的循環；相同情境，在我們的世界中，確實沒有如腐海森林的強制力存在，那麼即使弱小國家／民族們團結起來，又能怎麼透過普世主義達成所有自由的人和諧、共生？這是吳叡人提案的最終難題。如他自己所說弱小國家／民族的意志無法影響地緣政治的現實，而賤民的自我鍛鍊也只能讓我們在機會來臨時奮力一搏。或者，賤民宿命已無法再用任何論理方式來進行說服，仍然期待救贖

的人們只能「相信」：我們果真是賤民，但我們不放棄得救的意念和希望。

陵墓：我們會把你記錄成惡魔喔！把你當作是破壞希望之光的元兇！！

娜烏西卡：我不在乎！如果你是光，那麼，不要光也可以！就算沒有巨大的陵墓、奴僕，我們也有能力明白世界的美和殘酷！因為，即使是一片葉子、一隻蟲子，我們的神都會活在其中（宮崎駿，1996：208）！

有一天，我們真的能像娜烏西卡說出這句話嗎？

參考書目

- 吳叡人。2016。《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新北市：衛城。
- 宮崎駿。1995a。《風之谷 5》。J. T. comix 譯。台北市：台灣東販。
- _____。1995b。《風之谷 6》。J. T. comix 譯。台北市：台灣東販。
- _____。1996。《風之谷 7》。J. T. comix 譯。台北市：台灣東販。
- 陳思賢。2014。《西洋政治思想史》。修訂二版。台北市：五南。
- 陳嘉銘。2016。〈評論吳叡人：人間的條件—從國家形成、地緣政治與社會民主談台灣獨立之必要〉。發表於「更新主權的想像／實踐當代的主體學術研討會」，12月18日。台北市：台灣教授協會。